

重溫歷史榮光—— 談福岡市博物館 常設展示規劃

Re-embracing the Glory of the Past: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the
Fukuoka City Museum's Permanent Exhibition

劉君祺 國立故宮博物院教育展資處

Liu, Chun-Chi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Exhibition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前言

後漢書記載，東漢光武帝中元二年（西元57年），倭奴國遣使奉貢朝賀，皇帝賜予印綬。隨著刻有「漢倭奴國王印」字樣的蛇鈕金印，在十八世紀於日本九州福岡縣志賀島出土，經過學者多年考證，已證實為真印，印證了史書的記載。「漢倭奴國王印」標誌著中日外交關係的正式建立，在中日交流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被日本列為「國寶」之一，現為福岡市博物館收藏。該印在常設展中靜謐地閃耀，搭配多元新穎的展示手法，表徵這段開啟中日交流近二千年的歷史時空。

而除了「漢倭奴國王印」這方鎮館之寶，福岡市博物館的常設展以「歷史與人民生活」為主題，強調其位在東亞交流樞紐的特殊意義，深入淺出闡述當地自西元一萬多年前繩文時代至今的時代演變。相信對於在地人的文化記憶傳遞與認同形成，達到了相當的作用；也讓國內外觀眾對於此一曾是日本對外交流的重要窗口，獲得更全面的認識。

博物館人常言道：「典藏是博物館的心臟，而教育是博物館的靈魂」。博物館的常設展，正是其靈魂所在，如何將博物館的重點收藏，以具脈絡性、時代性及可說明性的方式呈現與闡述，讓遊客一目瞭然，透過參觀而有所收穫，是每間博物館的首要目標。而各地的「城市博物館」，身兼地方文化行銷大

使的角色，更肩負著記錄當地民情，傳遞土地價值的文宣大任。如何讓在地人瞭解所生長環境的歷史背景，進而凝聚對自我以及土地的認同與感情，或是讓來訪的國內外觀眾能概略地瞭解當地的民俗與歷史，從中深化遊覽記憶與經驗，皆是博物館的重要課題。一般而言，「城市博物館」是一個動態的都會文化中心，它除了能協調不同社群與環境的多樣性，在此之間形成文化認同觀點，並能針對城市內的有形、無形文化資產加以維護保存、呈現、延續與管理，以當代的觀點定義這座城市¹。雖然「城市博物館」並非某種具備特定特徵的博物館類型，然而，呈現與回顧城市的歷史發展軌跡，仍舊是博物館的重點工作之一。

中國與日本是一衣帶水的東亞鄰邦，鄰近中國大陸與朝鮮的九州，更是自古以來與中國交流的門戶，在九州彌生初期遺址中，可發現中國傳入的陶器、鐵器、青銅器等，農耕技術也在此時從大陸傳入，經九州而普及於全國；日本有一派說法指出，三世紀的邪馬台女王卑彌呼可能出自九州²，遣使赴魏並獲贈「親魏倭王」金印與紫綬；日本民間也傳說秦代徐福東渡日本，由九州佐賀縣的伊萬里港登陸³。種種線索與傳說皆顯示九州在古代中日交流中扮演關鍵角色。而位於九州北面的主要城市—福岡，更是日本對外交流要衝，與中國古代官方或商貿交流，有著密切的地緣關係，係引進大陸文化與律令規制的重要窗口。然而，隨著日本於明治維新後大幅西化，原本倚賴海運以進行國

際交流的途徑，也被蓬勃興起的空運所取代。福岡不再是日本對外交流的必經樞紐，其輝煌的歷史過往，似逐漸為世人所淡忘，也不若其他日本歷史古城，如京都、奈良、大阪等名氣響亮，吸引廣大的觀光客前往參觀。因此，透過市內歷史文化財典藏的呈現與傳遞，擦亮其「歷史古城」的金字招牌，回溯其不容忽視的歷史定位，想必是當地文化觀光的要務。

綜觀福岡市內各歷史文化財機構，其中，福岡市博物館屬於室內展示的歷史類博物館，以展覽形式講述福岡市的歷史發展，身兼「城市博物館」及「歷史類博物館」兩項特性；位在志賀島的金印公園以及舞鶴公園內的鴻臚館遺址館，則可視為現地保存的考古遺址展示，以「現地再生」概念，呈現城市中的歷史遺跡⁴。本文以甫於2013年更新完成的福岡市博物館為主體，聚焦其常設展示規劃，簡介並分析特色，探究這座博物館如何透過脈絡鋪陳及多元媒材，帶領觀眾重新認識此一歷史大城的古今風貌。

博物館簡介

福岡市位於日本九州的北部，隸屬福岡縣，鄰近韓國釜山、首爾等城，與日本大阪、那霸與東京等大

城，也相距不遠(圖1)。北面隔著玄界灘海域與朝鮮半島和中國大陸相鄰，自古以來是日本對外的交流門戶，通過朝鮮半島，由大陸傳入農耕技術、漢字文化、儒佛典籍等，再逐漸普及至其它各地。由於地理位置特殊，該地在十七世紀前，主要受到來自包含中國、朝鮮、琉球等東亞文化的影響。十九世紀後，則因西潮來襲，社會全面的西化，產生全新的城市風貌。作為該市文化財的代表機構——福岡市博物館，創立於1990年，屬於歷史類博物館，現有三十萬餘件館藏。博物館(圖2)座落於福岡市的西北文教區，鄰近福岡市總圖書館。其二層樓的建築物空間寬敞明亮，設置有一常設展、四間企劃展覽室、一間大型特展室、一間學習體驗室等，展示規劃新穎完善。常設展甫於2013年底更新開幕，企劃展覽與大型特展則約每二個月更換，博物館以展示這座城市的歷史與人們的生活為主題。

常設展簡介—不斷裂的歷史觀

福岡市博物館所推出的常設展，有別於更新以前各主題區塊散布紛陳的呈現方式，改以時間為主軸，採用單一動線闡述福岡的文化歷史。展覽發軔由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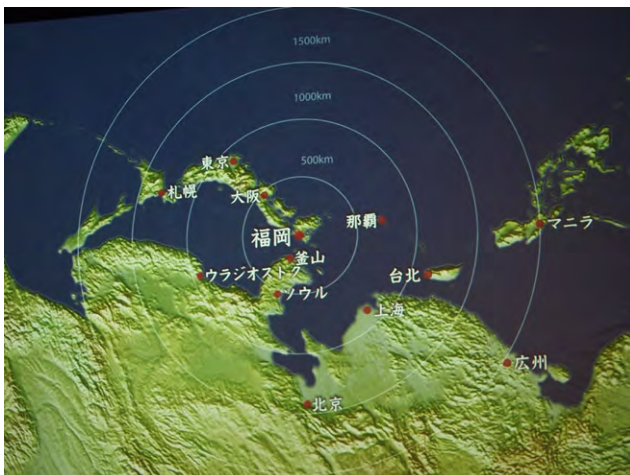


圖1 福岡地理位置圖(筆者翻攝自常設展入口投影)



圖2 福岡市博物館外觀(筆者攝影)

¹ 陳又淳，2011。城市博物館與認同建構：以高雄市歷史博物館為例，博物館與文化，2：89-136。

² 葉渭渠，2012。日本文化史，頁45-49。臺北：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³ 王曉秋，1994。中日文化交流史話，頁1-1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⁴ 呂理政(1996)指出，歷史展示類型可分為三類，分別為館內展示型、屋外展示型，以及現地保存型。

面大型動畫投影牆作為前導，點出福岡獨特的地理位置，以動態圖像串起福岡作為交流樞紐的時代風貌，隨後進入展覽主題，共設有十一個單元。第一個單元「金印的世界」，以專室介紹鎮館之寶「漢倭奴國王印」，作為展覽鋪陳的楔子。第二至十個單元，以時間劃分，從西元一萬年前娓娓道來該地的歷史演進，分別為：「福岡的黎明」、「奴國時代」、「鴻臚館的時代」、「博多綱首的時代」、「博多巨商的時代」、「福岡蕃的時代」、「近代城市福岡的時代」、「現代福岡」以及「福博人生」等，闡述福岡地區在歷經古代、中世傳入大陸文化的影響，以及近世、近代接收西方的思潮與技術背景下，所發展的獨特文化景觀。最後一個單元「山笠的世界」，以福岡博多的傳統民俗活動結尾，象徵福岡在歷經來自東亞、西方的文化影響之後，仍保有自身的民俗財產與價值。各單元間所介紹的時代相互連續，其間或有重疊，旨在呈現一不斷裂的歷史觀。各單元主題內容整理如下表：

表一：福岡市博物館常設展單元簡介

項次	單元名稱	對應時代	主題內容
1	金印的世界	「漢倭奴國王」金印、時代背景、考古發現、金印互動	
2	福岡的黎明	舊石器、繩文時代(相當於中國舊石器至夏商周三代)	舊石器、繩文時代出土文物
3	奴國時代	彌生、古墳時代(相當於中國戰國至隋朝)	農耕技術傳入、農村聚落形成、國家形成、「奴國」成立
4	鴻臚館的時代	古墳、飛鳥、奈良、平安等時代(相當於中國三國至宋朝)	橫式穴石室誕生、筑紫館、國家最前線、大宰府鴻臚館、鴻臚館貿易
5	博多綱首的時代	平安、鎌倉時代(相當於中國宋至元朝)	博多的中國商人與「唐房」、蒙古侵襲、陶磁器及禪宗文化移入
6	博多巨商的時代	南北朝、室町、戰國、安土桃山等時代(相當於中國元至明朝)	明日貿易、博多與朝鮮及琉球的交流、戰國時代博多與東亞世界、豐臣秀吉與博多
7	福岡蕃的時代	江戶時代(相當於中國明至清朝)	福岡的誕生與黑田武士、福岡城下町與博多商城的繁榮、福岡的幕府末期
8	近代城市福岡的時代	明治、大正、昭和等時代(相當於中國清朝至民國78年)	福岡與明治維新、近代都市建設、福岡大空襲與戰後復興
9	現代福岡	昭和、平成時代(民國15年至今)	高度經濟成長、持續發展
10	福博人生	平成時代(民國78年至今)	現代福岡的生活型態
11	山笠的世界	山笠花車、影片播映	

展覽以鮮明的色彩系統呈現，採用深淺色調的綠、藍、紅共十一色系，區隔並連接各單元主題的表述。每單元一開始設置單元柱，除了以日、英文字說明，標誌所屬年代紀元以外，還有點字板指示展覽位置，並穿插自動感應播放的卡通人物動畫，以日語提供時代背景脈絡、簡介該單元內容，照顧多元觀眾的需求(圖3)。綜合而言，該常設展以時代為主軸，運用豐富館藏及多媒體設置，細膩地闡述福岡地區的歷史發展，展覽動線流暢、空間意象一致，呼應了日本考古學者後藤和民對於歷史展示的期待——「歷史展示首重歷史的觀點，即在展示中呈現歷史價值或評價；其次是對於歷史的闡釋，即在展示中呈現歷史的解釋或意義；而以時間軸為經，以同時代社會文化和生活為緯，交織展現各時代的社會文化和生活，並具體表現歷史文化傳承的精神，更是歷史展示最具吸引力的特色⁵」。

具說明性的展覽敘事

福岡市博物館的常設展在其展覽詮釋中，相當重視展覽的可說明性及脈絡鋪陳，大量運用多元媒材闡述單元主題。在展覽說明性方面，館方除了在牆面提供完善的說明文字、圖表，或示意圖，在視覺上提供詳盡的展覽資訊，部分展示區還設置可觸摸的複製品，啟動觀眾的觸覺感受；也搭配影片或動畫，



圖3 每個單元柱以不同顏色呈現，標誌所介紹的時代紀元，並提供點字版及日語卡通動畫，簡介單元內容(筆者攝影)



圖4 光源聚焦，讓國寶金印顯得閃耀奪目(筆者攝影)



圖5 櫃外陳列印鈕及印文的原寸複製品，鼓勵觀眾觸摸，獲得實物體驗(筆者攝影)



圖6「金印的世界」單元牆面詳盡的說明與相關文物陳列(林姿吟攝影)

邀請觀眾深入認識所欲闡述的主題。以第一個單元「金印的世界」為例，一進入這間陰暗的展室，隨即被金采耀眼的金印吸住目光(圖4)。館方以適當的光源聚焦在金印身上，讓文物在陰暗的展廳內顯得格外亮眼奪目，從而襯托其神秘與貴重的質感。觀眾可能驚訝地發現這件大名鼎鼎的歷史重寶，實際尺寸竟是如此迷你袖珍，但拉近距離觀看，則可發現迷你的金印以一適於觀看的高度於四面櫃中展示，一旁利用鏡面投射顯現印文，櫃外則陳列印鈕及印文的原寸複製品，鼓勵觀眾透過對於材質、形狀、篆刻的觸摸，延伸觀賞的感受(圖5)。

除了精心設計的文物陳列方式，再往後頭走，則可觀看簡介影片，並且閱讀詳盡的牆面說明，內容包括印鈕及印文的放大輸出、摘錄中國史籍如《三國志》、《後漢書》、《漢書》對於當時中日交流的相關記載、金印的時代背景、金印由洛陽往倭奴國的遷徙地圖，以及有關金印出土發現與學者論證真偽的過程等(圖6)。展覽另陳列同屬漢朝天子頒賜、蛇鈕金印的「滇王之印」複製品，供觀眾參考比對兩枚金印的形制、材質、篆刻與造型。亦展示復原金印作為文書封泥的樣章，並陳列古代日本文書複製品，從中探討漢制頒贈中「印」、「綬」材質與顏色的選用。單元最後設置觸碰式電子看板、金印複製品及蓋章台(詳後文)，鼓勵觀眾手動操作以獲得實地體驗。

雖然將複製品與真品穿插擺放，似有減低真品價值感與影響認識歷史真實感的疑慮，但考量該展係屬常設展示，不可能向外館借來「滇王之印」或古代日本文書長期陳列，因此，透過複製展示，似也是從「追求展覽敘事完整」企圖出發所產生的折衷方式。由本單元多類型的展示方式與豐富多元的說明內容，可看出館方強調展覽應具說明性、力求展覽論述完整的用心。

⁵ 轉引自呂理政，1996。地球是個博物館，頁19。新北：稻鄉出版社。

概念導向的主題陳列

國內博物館學者張婉真曾指出，物件導向的展覽突出展品的重要性，展覽著重在物件直接的美感；概念導向的展覽則注重訊息與資訊的傳達更甚於展品本身，文字、攝影、圖像等媒體在此類展覽中往往扮演重要的角色⁶。觀察福岡市博物館的常設展示，似可發現，除了第一單元「金印的世界」及最後一個單元「山笠的世界」分別以「漢倭奴國王印」、「軍師官兵衛之勳」山笠花車兩項「文物」為主角，輔助多元媒材闡述陳列以外，第二至十單元則是以「概念」為主題，搭配館藏文物或其他輔助媒材，以追求能完整闡釋時代背景或特定議題為目標(圖7)。

以第四單元「鴻臚館的時代」為例，該單元探討福岡在四世紀以降至十一世紀間，如何通過遣唐使的往返進行中日交流，引進唐朝文化藝術、律令制度，奠定日本古代的國家基礎。由於歷次遣唐使不論是經由北路、南路，或者南島路等海路，皆由福岡博多大港駛出⁷，因此，如何鋪陳歷史脈絡，引導觀眾認識遣唐使這段歷史，以及之間不可或缺的重要樞紐——福岡，成為該單元的重點之一。在此單元的展示策略中，館藏文物並非單元重心，而是聚焦在一艘大型遣唐使船模型，將觀眾導入使船航運的想像情境。如此的設置不僅創造可觀的視覺效果，同時也引導觀眾認識觀察模型的細部，提供平面展示所無法提供的環場參觀體驗。再透過動畫影片重建日本對外交流的文化現場——「鴻臚館」。「鴻臚館」係日本古代的迎賓館，是與大陸之間外交、交通及貿易

的專門機構，主要為接待新羅和唐朝使節、留學生，以及894年廢止遣唐使後往返唐、宋、新羅的商客使用。鴻臚館如今雖不復在，僅有遺跡尚存於舞鶴公園，但這段承載著日本對外交流的歷史過往，對於有興趣探索中日、日韓間文化交流的人們來說，具有重要的歷史與文化意義。館方雖展出若干鴻臚館的建築殘片、出土器物收藏展示，但數量略顯不足，為了補足影像、文物不足的缺憾，特別透過精美的動畫影片，描繪重建鴻臚館建築形貌與構造變遷、外交人員來往互動，以及鴻臚館與大宰府官署之間的官道聯繫，提供認識中日外交之宴饗迎送、禮賓儀節的途徑。

國內博物館學者呂理政曾指出，歷史類博物館的要務，係將文物置於歷史文化脈絡中加以得體的展示，以解釋歷史事件或當時的社會文化⁸。福岡市博物館固於本身文物收藏，雖不若歷史書籍能全面的展現觀點和評價，但透過模型、動畫影片以及珍貴的文物殘片，仍能營造一具脈絡性、以歷史主題為導向的展示方式，讓觀眾能從片面的物質文化切入，試圖理解這段歷史時空(圖8)。

情境展示重建現場

除了前述提及的遣唐使船模型設置以外，展間大量運用模型、出土復原圖，以及情境展示。例如第二單元「福岡的黎明」就陳列了繩文時代原始農村聚落與出土陶器的模型。第六單元「博多豪商的時代」展示一面大型考古切面復原圖，藉由博多在十四至十

六世紀間不同地層遺跡的考古發現，邀請觀眾想像當時與中國明朝、朝鮮與琉球之間海上貿易情況，展現博多大港活絡的國際交流。第八單元「近代城市福岡的時代」則布置街景展示(streetscape)及時代室(period room)，提供觀眾虛擬實境的參觀感受。西式建築、



圖7 搭配館藏文物及圖版輸出，強調主題陳列(筆者攝影)



圖8 鴻臚館的動畫影片，復原重建歷史現場(筆者攝影)

咖啡館及汽車的出現，反映了城市接收西方思潮與技術後所發生的轉變（圖9）。最後一個單元「山笠的世界」講述日本歷史悠久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博多祇園山笠季，於每年七月為祈禱預防疾病而舉行，由市內各町分別派出山笠花車參與競賽遊街，係年度熱鬧豪放的民俗活動。展覽聚焦在一座大型山笠花車「軍師官兵衛



圖9 以情境展示呈現近代福岡的市容(筆者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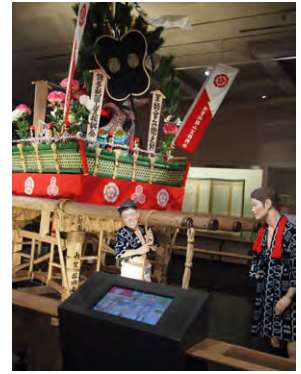


圖10 山笠花車及實況影片將觀者導入祭典情境(筆者攝影)

之勳」(圖10)，輔以江戶時代描繪山笠慶典的作品以及明治時代製作的山笠微縮模型，讓觀眾透過繪畫、模型遙想古代的山笠季情境。另外，館方並播映現代山笠季的慶典影片，讓觀眾雖不能親臨現場，亦能透過影片認識現行祭典的實況。館方將「慶典文物」置放於「慶典情境」中，讓文物展陳更加符合歷史脈絡。

雖然情境式的展示有其真實性的疑慮——究竟是真有其地其景，還是屬於混合式的想像產物？然而，不可否認的，情境展示因其特殊性質，確能營造可觀的視覺經驗，並促進觀者直接理解的效果⁹。觀者置身於種種情境展示，或可由所展示所產生的視覺、空間效果裡頭，自我投射至所欲營造的時空背景之下，或是反思自身的生活經驗，進一步延展或擴大參觀所得。如此一來，情境展示不僅為靜物陳列重建了文化現場，也提供觀者想像空間及豐富的參觀體驗，發揮了促進展覽觀賞的正面效果。

突破實體展示限制的科技手法

館方為追求展覽論述脈絡及說明性，考量到若干文物有其實體展示的限制，但卻又是構成論述完整，或提升主題瞭解所不可或缺的元素，於是精心運用科技手法，讓文物能巧妙地參與展出，一來增進主題完整性，二來也提升了觀眾與展覽的互動性。以

第一單元「金印的世界」為例，館方設置大型互動式數位看板，觀眾可放大細部或旋轉各角度觀看高解析畫質的金印影像。迷你袖珍的金印，透過數位化展示，化為觀眾掌中乾坤(圖11)，提供靜物展示所無法給予的互動體驗。

第五單元「博多綱首的時代」闡述十一至十四世紀間福岡博多地區的歷史，探討「博多的中國商人與『唐房』」、「蒙古侵襲」以及「陶瓷器及禪宗文化移入」三子單元。其中談到「蒙古侵襲」，則不能不提到西元1274年及1281年發生在九州北面博多灣的兩場元日戰爭（日人稱之為「文永」、「弘安」之役）。此兩場激烈的戰役，於十三世紀時被描繪於〈蒙古襲來繪詞〉卷軸，以肥後國豪族菊池氏部下竹崎季長為主角，作品本身配有文字描述，是記載蒙古襲日的重要史料，亦是戰紀繪卷的代表作品，如今為日本宮內廳所藏。由於該畫並非福岡市博物館收藏，但卻是反映福岡與元日戰爭地緣關係的重要史料，因此館方特別設置大型數位看板，將全卷以數位方式陳列，觀眾可觸碰點選前卷「文永之役」或後卷「弘安之役」的段落，觀看高解析畫像；或是點選



圖11 互動數位看板可針對金印的各項細部觀看(筆者攝影)

⁶ 張婉真，2014。當代博物館展覽的敘事轉向，頁142。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⁷ 古瀨奈津子著、高泉益譯，2005。遣唐使眼中的中國，頁14-21。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⁸ 呂理政，1996。地球是個博物館，頁18。新北：稻鄉出版社。

⁹ 張婉真，2014。當代博物館展覽的敘事轉向，頁164-174。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局部，獲得進一步說明資訊(圖12)。此舉凸顯館方力求展覽論述完整，透過數位展示，讓主題能以更具說明式的方法呈現，以促進觀眾對於時代歷史的全面瞭解。從另一角度思考，由於傳統水墨設色的繪畫皆需以特別的溫溼度、亮度等條件管控保存，並不適宜長時間展示；也可能因為展示空間所宥，不便全卷展示，福岡市博物館此次所推出的展示方案，突破繪卷實體展示的藩籬，讓文物呈現除了可不受時間、空間等因素侷限外，還能拉近文物與觀者的距離，實為一別出心裁的設置。

激發想像的擴充實境

在追求具說明性與歷史脈絡的敘事風格以外，館方亦在展示中運用科技導覽裝置，促進觀眾探索文物並參與互動活動。在常設展入口處，館方提供免費借用的導覽平板電腦，內建中、英、日文等導覽介面。針對十一個單元分別設計教案，觀眾掃描展場對應的QR Code，可獲得進一步資訊說明，其中七個單元提供「擴充實境」(Augmented Reality，簡稱AR)功能，為展覽參觀增加許多想像與趣味。例如在第四單元「鴻臚館的時代」中，館方運用「擴充實境」功能，針對「遣唐使船模型」設計浮世繪風格、兼具音效的航海動畫。該動畫透過導覽平板，重現使船在洶湧海象中飄搖航行的情境，讓人不禁想起唐代詩人王維〈送秘書晁監還

日本並序〉詩中「九州何處遠，萬里若乘空。向國惟看日，歸帆當信風」的壯麗圖畫(圖13)。

在第二單元「福岡的黎明」中，利用導覽平板掃描QR Code後，再將螢幕方框對應到牆面上的史前大象形象輸出，隨即傳來大象的3D動畫及聲聲象吼，引導觀眾穿越進入史前生態的虛擬時空。第七單元「福岡蕃的時代」中，觀眾在1646年〈福博惣繪圖〉複製品前，透過「擴充實境」可觀賞福岡地區自十七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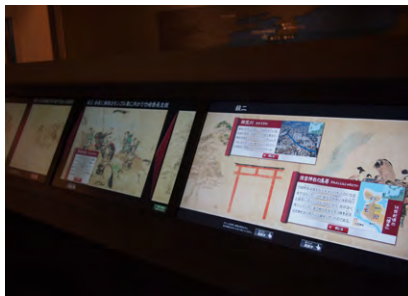


圖12 互動數位看板可針對〈蒙古襲來繪詞〉的細節觀看，並點選局部重點說明(筆者攝影)

紀至今的地貌變遷動態，並瞭解當時封建領主黑田家族修建福岡新城與城下町的時代背景(圖14)；第十單元「福博人生」中，則可觀賞〈博多風俗圖〉人物圖像動畫，原本靜止的人物描繪，紛紛躍然紙上，吸引觀眾從中觀察他們的服飾、生活等面向，為靜態

的展示增添許多趣味與想像(圖15)。

鼓勵互動的教推輔具

展覽中亦設置實地操作的教推輔具，鼓勵觀眾手動操作，輔助並延展觀賞經驗。例如第一單元「金印的世界」，設置金印蓋章臺，臺上共設置兩枚金印複製品，其中一枚可供觀眾在沙臺上蓋下印文，蓋印完畢可用滾筒推平，頗具環保概念；另一枚複製品則是比照真品的重量打造，計108.729公克，可供觀眾拿取體驗金印的重量與質感(圖16)。



圖13 運用擴增實境技術，重現遣唐使船在洶湧海象中航行的情境(筆者攝影)



圖14 於〈福博惣繪圖〉旁地立架掃描QR Code後，即可於導覽平板內觀看福岡不同時代的地圖(筆者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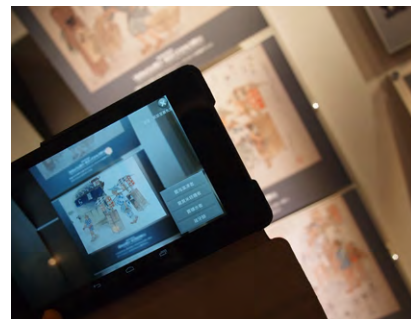


圖15 〈博多風俗圖〉中的人物圖像，透過擴增實境於導覽平板內動態呈現(筆者攝影)

第二單元「福岡的黎明」，擺設各種石材以及摘穗的教具，供觀眾觸摸，從其質感與硬度推想遠古時代人們運用石器作為工具的情境。第六單元「博多巨商的時代」，則設置體驗區，提供450年前當地人們書信的範本及空白信紙、捻封，邀請觀眾實際製作體驗古代書信的封折方式，由活動式白板、紙、筆所組成，可方便館方不定期更新教案內容。第七單元「福岡藩的時代」則設置《幕末福博見聞記》複製本，鼓勵觀眾親手翻閱幕府時代末期庶民的福博紀聞，一方面突破古籍展示無法翻閱的限制，另一方面也營造實體互動接觸文物的感官經驗(圖17)。種種別出心裁的教具設置，寓教於樂，增添展覽內容廣度，並促進觀眾對於展覽的主動學習。

結語

一般而言，歷史類博物館的展示呈現，常來自於策展人/學者的主觀詮釋與研究心得。Collingwood曾指出，歷史闡釋的敘事構成，大多來自於歷史學家的「先驗性想像」，即先建立特定的敘事框架，從「確定發生過的事實」中去推斷「必定發生過的事實」¹⁰。因此，如何建構一合於事實且又具脈絡的歷史展示，向為歷史博物館面臨的課題之一。同時，促進觀眾的主動參與，透過展覽獲得反思、引起興趣，進一步營造展覽與觀眾的雙向交流與溝通，亦為策展人所追求的目標。福岡市博物館最新的常設展，在內容上提供了詳盡的文字、圖表說明，結合館藏文物與多元媒材展示，企圖提供一個全面性、概念式的福岡史觀；採寫實主義之展示手法，如物質空間情境複製、考古發現之復原圖，較貼近觀眾生活經驗，容易引起共鳴；



圖16 金印複製品的蓋章臺，讓觀眾體驗蓋章及感受金印重量(筆者攝影)



圖17 古籍複製品陳列，營造與文物互動接觸的感官體驗(筆者攝影)

另一方面，透過擴充實境、數位展示以及手動教具等設計，強調觀眾與展覽的互動參與，啟動視覺、聽覺、觸覺等感官經驗，不僅增添了展覽參觀的想像趣味，也強化觀眾對於展覽主題的瞭解與印象、延展參觀經驗。

此外，身為當地代表的城市博物館，福岡市博物館在其常設展中，透過主題式闡述以及新穎活潑的展示手法，重溫當地歷史、重塑城市價值。不僅讓在地人能有所依附認同，從歷史的榮光中凝聚對土地的向心力，也讓國內外觀眾能快速掌握當地時代脈絡，從其所呈現的文化縮影中，印證體會當地遊覽經驗，強化對於城市歷史背景的認識。

再拉高一個層次，從福岡市整體的歷史文化行銷高度思考，或可將福岡市博物館思考為城市歷史生態系中的一環，甚至視為都會的導覽中心——觀眾在博物館常設展示中獲得對於城市的基礎瞭解後，若有興趣，可再造訪位於舞鶴公園的鴻臚館遺址展示館，或者位於志鶴島的金印公園等，親臨歷史遺跡現場，深入探討特定文化議題。如能加強城市間各文化財機構的相互鏈結，則不僅形成一完整的歷史生態系統，對於城市的歷史與文化行銷，將更有所助益。

參考文獻

- 王曉秋，1994。中日文化交流史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 古瀬奈津子著、高泉益譯，2005。遣唐使眼中的中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 呂理政，1996。地球是個博物館。新北：稻鄉出版社。
- 陳又淳，2011。城市博物館與認同建構：以高雄市歷史博物館為例，博物館與文化半年刊第2期。
- 張婉真，2014。當代博物館展覽的敘事轉向。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葉渭渠，2012。日本文化史。臺北：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¹⁰ 何兆武等譯，柯林伍德著，2010。歷史的觀念。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轉引自張婉真，2014。當代博物館展覽的敘事轉向，頁147。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